

相关链接

渔民劳动保护权益有法律盲区

保障尤斯里尔等渔民的基本劳动权益是全球渔业的共识,但由于这方面的法律条例存在盲区难以实现。

在美国,大部分渔业企业和海产品零售商承诺,不与存在劳工权益不良记录的供货商做生意。加利福尼亚州今年1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,全球销售过亿美元的零售商必须公开其监督及打击奴役用工的记录。这项法案适用于在加州做生意的3200多家企业,其中有不少渔业公司。

“梅利拉 203 号”等渔船的捕获产品几乎全部销往新西兰联合渔业。这家当地最大的海产品批发商否认,与之有生意往来的船只存在侵犯劳工权益的案件发生。

新西兰移民当局也通过电子邮件回复,其所在部门有2名监察员,每2到3年会登船检查每艘外籍渔船的用工情况。他引用当地警方记录显示,渔民对船主的投诉止于对“工作条件不满、(微不足道的)人身攻击、工作场所威吓和欠薪”等纠纷,但不存在对渔民的“拐卖”或“奴役”等严重侵权行为。

实际上,正如新西兰联合渔业所有人安德烈·科特齐卡斯所言,尽管新西兰有“上千页用意良好”的劳动法,但压根不适用于离岸 12 海里外的公海之上。那里,正是“梅利拉 203 号”这样的渔船作业所在。

海上“包身工” 维权大不易

媒体曝光国际捕鱼业压榨劳工黑幕

国际捕鱼业每年产值 850 亿美元,渔民是维持该产业运转的最基本环节,他们不少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穷苦劳工。美国《新闻周刊》记者跟踪采访受雇于外国渔船的印度尼西亚渔民,揭露他们在新西兰附近公海捕鱼近乎奴隶般的遭遇,暴露国际捕鱼业巨额利益链条上的劳工权益盲点。



印尼渔民尤斯里尔在船上劳作

签下“卖身契”

去年 3 月,28 岁的印尼农民尤斯里尔与劳务中介公司签下合同,以为自己得到一份体面工作,却不成想因此签下“卖身契”。

根据这份用工合同,劳务中介公司 Indah Megah Sari(IMS)将尤斯里尔安排到一艘外国渔船上捕鱼,月薪含奖金为 260 美元。这笔钱是尤斯里尔梦寐以求。他要照顾身怀六甲的妻子。

这份合同最终成为尤斯里尔的梦魇。根据其中规定,尤斯里尔不仅每个月要缴纳中介费用,还需将每月收入的 30% 上缴中介公司作为押金,只有服务期结束才能取回。

此外,合同还规定,尤斯里尔工作头三个月为无薪试用期。在余下服务期内,一旦工作表现不能令雇主“满意”,他将被遣返印尼,并扣除

1000 美元机票费。至于何为“满意”标准,合同语焉不详,只注明尤斯里尔必须完成雇主每天要求的工作时长。

合同最后一条更是深度“套牢”尤斯里尔,警告说如果他在完成服务期之前自行离开工作岗位,其家人将为此支付 3500 美元罚金。这笔罚金远远高出他服务期内所有收入。糟糕的是,为了得到这份工作,尤斯里尔不仅将家人姓名和住址告知中介公司,还将自己名下土地予以抵押。

公海做“奴隶”

签署合同第二天,尤斯里尔和其他印尼渔民被送往新西兰达尼丁。几个小时后,他们登上在韩国注册的“梅利拉203号”渔船,出海捕鱼。

这是一艘全长近 60 米、有着 26 年历史的渔船。船上装备简陋、老化,尤斯里尔等渔民居住的船舱霉变、潮

湿。由于没有烘干机,渔民们经常一连几天全身湿透没有换洗。

“梅利拉 203 号”每次出海打渔至少 2 个月,在离岸 12 海里到 200 海里的公海作业。每当渔船收网捕鱼时,尤斯里尔等十几名渔民就开始卸货,清洗、切割、冷冻拖网捕获的各色海鱼。

工作时,他们非但没有必须的安全装备,还被要求日夜无休地干活,哪怕想喝口水或上厕所,也会遭到辱骂和殴打。在这艘老旧渔船上,尤斯里尔等人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是家常便饭。

在艰苦环境和超长工作的双重压力下,“梅利拉 203 号”渔民事故频发。在船上卸货时,尤斯里尔的工友鲁斯兰左手两根骨头被绞盘折断,直到 3 个星期后才允许到医院接受治疗。出院后第一天,鲁斯兰即被要求上岗,但他已无法完成任何

工作并因此被辞退。

中介公司最后付给鲁斯兰 3 个月报酬共 335 美元,但没有支付他任何医疗费用。由于鲁斯兰擅自接受调查者访问,中介公司将他永远列入“黑名单”,不予介绍其他工作。

弃船求权益

遭“梅利拉 203 号”奴役 8 个月后,尤斯里尔和其他 23 名工友终于不堪忍受,提出抗议。

几天前,船只停靠新西兰利特尔顿,有一位劳工部独立调查员登船访问,向他们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书。其中说明,根据新西兰法律,船上成员有权享受每小时 12 美元的最低工资,即使扣除税费和汇率因素,渔民仍因得到平均每小时 1 美元的报酬。

“梅利拉203号”的船长对此不屑一顾,威胁将他们返回原籍。抗议无效之后,尤斯里尔等24名渔民在去年 11 月弃船上岸,到利特尔顿工会教区教堂寻求庇护。当地两名热心公益的律师自愿为他们打官司,讨回公平。尤斯里尔等人在“梅利拉203号”上的悲惨遭遇这才得以曝光。

然而,尤斯里尔等人维权的道路并不顺利。当初上岸的 24 名渔民,有 22 人因为害怕遭到遣返而重新回到船上工作。

只有两名渔民拒绝与中介公司签署调停协议,尤斯里尔是其中之一。在“梅利拉 203 号”上卖命工作 8 个月,尤斯里尔至今只被支付了平均每小时 50 美分的薪酬。

袁原

3300万美国人选择独居

能拥有更多时间空间 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

瓦解传统社会结构

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克利嫩伯格认为,独居兴起是美国社会经历的最深刻变革。

2011 年统计显示,有近 3300 万美国人独自生活、自立门户,他们在全美所有户数中比例高达 28%。独居人家和无子女的丁克家庭已成为美国最主流的居家生活方式,所占比例高于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或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。

更重要的是,如今罕见“过渡型”独居者,即成家前短暂独自生活之人。研究显示,一旦独自生活 5 年以上,这些独居者极有可能终身维持孤家寡人的生活方式。在美国,除了育有子女的夫妻,独居者的生活状态最为稳定。与 50 多年前的情况不同,他们更常见于城市之中。从西雅图到迈阿密,从明尼阿波利斯到新奥尔良,美国各城市独居者所占人口比例在增长。

自出现以来,独居者就被认为是孤独的代名词。一部分社会学家甚至担心,独居生活方式的兴起将成为最后一根稻草,彻底压垮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。

政治学学者帕特南在 2000 年出版书籍《独自打保龄球》指出,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日益瓦解,美国人的生活品质大不如从前。

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奥尔兹和施瓦茨最近出版新书《孤独美国》。他们在书中警告,“日益增长的孤单”和“国内社会隔绝的动向”正在损害美国人的身心健康。



独居能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

重新定义孤独含义

独居者一定觉得孤独、寂寞吗?事实可能并非如此。

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克利嫩伯格指出,目前尚无证据显示,独居生活方式的兴起令美国人更加孤独。目前已发表的不少学术文章强调,社交行为的质量而非数量才是衡量人们是否孤独的有力“指标”。

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学教授卡乔波曾与人合著《孤独》一书。他在书中指出,是否独自生活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感觉寂寞。

在美国,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,甚至选择终身独居。有人担心这会瓦解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。然而,也有社会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,认为这体现了当代人追求自由、懂得节制和实现自我的价值观。

不少离异或分居的夫妻常常抱怨,最孤独之事莫过于与毫无共同语言之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接受克利嫩伯格访问的海伦二度离异,如今独居。她承认,自己在每段婚姻中都不快乐,一直渴望独自生活。

克利嫩伯格访问了 300 多名独居者,并仔细梳理有关学术文献,结果发现,大部分独居者根本不是孤独、落寞的主儿。

大量证据显示,与非独居者相比,大部分独自生活的人拥有更精彩的社交生活。数码时代的到来,令独居者更容易交到朋友、参与社交

活动。独居非但没有令他们陷入“与世隔绝”的可悲境地,反而令他们更加踊跃地接触他人和社会。

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,没有了家庭义务和同居关系的束缚,独自生活的人们更为自由地寻求一种所谓的“个人异教”。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彼此联系,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一呼百应,走出家门聚到一起。

最大优势在于自由

独自生活并非当今美国独居者迫不得已的选择。他们完全可以与家人同住,或者寻找室友。然而,大部分人仍然选择独居,其中原因甚至关系到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独自生活最大的优势莫过于自由。独居者可以在自己愿意的时刻,做自己想做的事,活得充实、有趣。

接受克利嫩伯格访问的人中,朝气蓬勃、个性引人的独居者比比皆是。女律师埃拉拉热爱旅游。多年独自生活使她有足够时间发展这一爱好,还从其中得到磨练,变得更加勇敢自信。已经步入晚年的琼坚持独自生活,她珍惜自己享有的“自制”和独立,不愿依赖或卷入几个成年子女的生活……

独自生活,让人们有机会认真思索“我是谁”、“我要怎样的生活”之类的问题,并为此付诸行动。

除赋予人们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之外,独居还令他们得以追求个人自由、学会自我调节并不断实现自身价值。克利嫩伯格认为,独居不单纯是一种生活方式,更是有利现代人身心健康的“恢复性独处”。袁原

相关链接

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独居者多为外来劳力

在 20 世纪 50 年代,只有 400 多万美国人独自生活,独居户数仅占全美人家的 9%。那个年代,人们轻易不会选择独自生活,除非迫不得已。

当年的独居人士更常见于西部各州,例如阿拉斯加、蒙大拿和内华达等地。这些地方相对偏远、人口稀少,大量依赖外来劳力。到此打工者大多为单身年轻男性,他们为挣钱远赴他乡,不得已独自生活。一旦攒下些钱、年纪大了,这些人终将结束单身,结婚生子,过上传统的居家日子。

现代社会孤独难题 有家室者亦会遭遇

对于终老一生的选择,独居者也难以有不安与惶恐。他们的普遍顾虑如下:没法要孩子、难以维系稳定且持久的恋爱关系、招致人们怀疑自己婚姻失败、一旦生病或步入晚年没有依靠……

然而,社会学家埃里克·克利嫩伯格指出,上述问题并非独居者所特有。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,选择结婚生子的人们也同样会受上述问题困扰。独居者受“孤独感折磨,总想做出改变,令生活更圆满,”他说,“已婚者和有家室的人亦然。”